葉公超太懶

陳魯民

人與事

當年，在西南聯大外文系，流傳着這樣一句話：「葉公超太懶，吳宓太笨，陳福田太俗」。據說是錢鍾書說的，這也確實符合他恃才傲物的性格，看看他在《圍城》裡刻畫的那些人物，刻薄形象而又一針見血，就不難想像，這是典型的錢氏語言。

且不去說吳宓、陳福田，單說這「葉公超太懶」，也實在算不上冤枉他，我猜他不怎麼備課，他只是憑自己的才學信口開河，說到哪裡是哪裡。反正他的文藝理論知識多得很，用十輛卡車也裝不完的。」學生季羨林回憶說：葉公超講英文，幾乎從不講解，一上堂，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，由左到右，依次朗讀原文，到了一定段落，他大喊一聲：「stop」問大家有問題沒有。沒人回答，他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，一直到下課。有人偶爾提出了一個問題，他就斷喝一聲：「查字典去！」學生溫梓川回憶說：他「喜歡打牌，如果打了一夜牌，則上課照例不講書，只叫同學口試，或聽同學讀一章節。」他上課經常遲到，有時達十五分鐘之多。所以，學生楊振寧對他印象不佳：他對學生不感興趣，教授的英文極枯燥，有時甚至要作弄我們，「我不記得從他那裡學到什麼」。

他還是系主任，恐怕是西南聯大最懶的系主任。他的同事柳無忌說：「這時的西南聯大尚在草創階段，三校合併，人事方面不免錯綜複雜，但我們的外文系卻相安無事，那是由於系主任公超的讓教授各自爲學，無爲而治的政策——我甚至不能記憶我們是否開過系務會議。」學生許淵沖記，我去外文系選課時，系主任葉先生坐在那裡，吳宓先生站在他旁邊，替他審查學生的選課單，他卻動也不動，看也不看一眼，字也不簽一個，只是蓋個圖章而已，眞是夠懶的了。吳宓也經常在日記中記，今日「陪（助、偕）超」幹某某事，因爲葉公超的公事私事、瑣事要事，都支使吳必去幹。

懶得動筆，是他的又一特色。他肚子裡的貨色其實不少，畢竟留學多年，師從不少名家，但他卻沒有好好總結挖掘，可惜了那麼多學問。胡適曾要他和徐志摩、聞一多、梁實秋合譯《莎士比亞全集》，結果他一個字也沒有翻，卻讓英語遠不如他的梁實秋一個人譯完了。他也從不記筆記，不愛照相，還常宣傳一個觀點：一個人如果有成就，別人當然不會忘了他，自己也就用不着收集照片、記日記了。本人雖不寫歷史，但願意創造歷史。話雖這麼說，他還是寫了《介紹中國》、《中國古代文化生活》、《英國文學中之社會原動力》、《葉公超散文集》等著作，說他懶，就是說以他的學問和素養，本可寫出更多有價值的東西來。

他後來棄教從政，當了幾年國民黨的外交部長，仍積習難改，以懶著稱。他曾一本正經地對部下說：「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，其他的都不必送上來了。」外交官考試，他是典試委員，覆審時不看考卷，只給及格者都加一分，不及格者減一分。他的邏輯是這樣乾脆，拉大距離，便於取捨。他不喜開會，懶得出席各種應酬，逢年過節也不去走動，爲此得罪過不少國民黨大佬。葉公超去世後，好友葉明勳說：提起李白，除了詩忘不掉他的酒；提起徐志摩，除了散文忘不掉他的愛情；提起葉公超，除了他的風流孑采，忘不掉他的脾氣。這脾氣就包括傲、怪、擰、懶。不過他的英語確實好，典雅、純正、自然、唯美，國內無人可及。上世紀五十年代，有人問自視甚高的朱光潛，國人裡誰英文最好？朱光潛不假思索說：「葉公超。」能取得這樣成就，如非勤奮，那即天才。天才懶一點，即便上帝也會原諒他。

與牆有約

忠然

文化什錦

每個人都有一間夢想屋。有的夢想屋是建起來的，有的則是「拆」出來的。你看柴灣的蔡太，把兩個小單位中間的分隔牆一拆，小家就變成了豪宅。荃灣的張生幹了同樣的事兒，卻被告上法庭。法官判他立即重建拆掉的分隔牆——自製的豪宅被打回了原形。

張生大概沒想到他家裡那面分隔牆不屬於他。如果他動手之前看了大廈公契，就會知道那是面承重牆，而承重牆一般屬於大廈裡所有住戶的「公用設施」，由不得他一人做主。而蔡太拆的那面牆是「非承重牆」，所以她的小家就可以升級。如果說蔡太的分隔牆是她的「家人」，那麼張生的分隔牆就是他請不走的「客人」。爲什麼大廈公契賦予承重牆那麼特殊的地位？這是因爲承重牆是大廈的骨架，對它的任何改動都會影響整座大廈的穩定性。雖然大廈不會因爲張生拆掉一面牆而倒下，但是，倘若大廈裡所有的住戶都拆掉承重牆自製豪宅，那豪宅豈不變成危樓！

每個人都有實現夢想的自由，可是無限的自由反而會使夢想破滅。張生的夢想屋是一間豪宅，這也是許多香港人的夢。如果允許張生砸掉承重牆自製豪宅，那麼別人也有權利那麼做。但是最後樓塌了，大家不僅住不上豪宅，連棲身地都沒了。所以，大廈公契不允許任何人挖別人的牆角，以保障所有住戶都有一個結實安全的家。同樣，當每個市民都擁有無限自由的時候，他們的自由肯定會互相碰撞，互相傷害。因此，我們需要一個「社會契約」，通過它來界定個人自由的權限，保護社會的「承重牆」，使大家可以在同一個屋檐下安全地追求和實現自己的夢想。

閒話禮物

林中洋

域外漫筆

我馬上要過生日，準備開一個「女巫之夜」慶祝會，請我的女性朋友們來熱鬧一下。十幾張請帖發出去幾天之後，回應的電話陸陸續續地到了，不能來的按下不提，能來的在感謝邀請之後一般都會單刀直入地問：「那你有什麼特別的心願嗎？」這個當然指的是生日禮物。過去，我的回答總是千篇一律：好心情，好胃口，別的什麼都不重要。但是總有人會鍥而不捨地問下去。這一次我就不故作矜持了，也直接回答：某某書店或某某化妝品店的禮券都不錯，對方於是心滿意足地放下電話。

我在德國已經生活了這麼多年，對德國人的這種送禮方式還是有些不習慣，覺得太實際太不浪漫了。當然，也只有熟識的朋友或親人才會提這麼直接的問題，原因很簡單：這樣既省了考慮該送什麼的心思，也省了滿街尋找挑選的時間，更避免了送去別人不需要的東西而白花冤枉錢，所以，就是送禮，德國人也講究「優化」。在德國，沒有「禮品回收」這樣的店舖。

在禮物的內容上，德國人愛送實用性比較強的物品或禮券，一般都會包裝得十分漂亮精緻，就算東西買來時就已有精美的包裝，也會自己再用包裝紙包一下，讓人一眼看不出裡面是什麼。收到禮物的時候，人們會當着送禮者的面把禮物打開，一邊嘖嘖稱讚，一邊表示感謝，一點也不掩飾自己的喜悅與感激。這些都和中國人的做法有點不太一樣。過去中國人送禮不太講究包裝，現在是覺得沒有必要包裝，因爲那些禮品很多已經躺在絲絨織錦的盒子裡，而盒子外面是相配的手提袋，這樣的禮物就是直接送給外國人也沒有什麼關係，反正人家也不知道那袋子上印的是什麼字。中國人收到禮品一般會先放到一邊，等客人走了再打開，這是中國人的含蓄。

中國人的「見面禮」讓不少德國人感到措手不及。記得很多年前，我在《法蘭克福匯報》作實習，有一次來了一個中國代表團參觀訪問，因爲我是中國人，所以也被派去陪同，訪問結束的時候，中國代表團的負責人不僅給我們陪同的人員，還給編輯室的所有編輯都送了禮物。當我們拿着一堆禮品回到編輯室的時候，大家都很詫異：今天是聖誕節嗎？還是咱大夥集體過生日？

德國人很少會沒有緣由地給人送禮，中國人在這個方面有一定的隨意性，我比較喜歡意外的驚喜。我小的時候，過節過生日我父母都不會給我買什麼禮物，但每次父親出差，都不會忘了給我們全家人都帶點東西，有好吃的也有好玩的，所以他每次回來，我們家就跟過節一樣。有一次父親出訪非洲歸來，沉甸甸的大箱子裡有大半箱都是給我們捎帶的禮物，而且都還用包裝紙包好，放了滿滿一大桌。我們急急地把包裝紙逐一撕開，裡面有壁雕、木質的足有幾公斤重的犀牛……我喜歡這樣溫馨的禮物。

現在的中國，物質生活極大豐富，什麼都可以買得到，所以每次回國，該給國內的親戚朋友帶些什麼禮物就成了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。有的時候實在想不出什麼，我都恨不得直接打個電話回去問問：「你說我給你帶點什麼比較好？」

生活裡的哲學點滴

劉陽

人生在線

古人說，大道至簡。眞理往往都是很樸素的大白話，它不會佶屈聱牙，而總平白如水，浮現於日常角角落落，或可稱之爲生活裡的哲學點滴。

人生在世，赤裸裸來去，渡過生命之河時，總多少會留下幾張相片。看一個人的相片，有意思，因爲你可以觀察他的鏡頭感。有的人，不直視着你，被拍時是自然的。有的人，你看多了，會發覺無論從哪個角度拍，那雙眼睛總盯着你，似乎很希望被相機記住，怕你不知道相片上的是他。是不是這樣？

從中可以看出一個人對世界的態度。鏡頭感強的人，不經意間流露出的，是一種試圖把你、把外部世界握在自己手裡的潛意向。相反，鏡頭感不那麼強的，多半是相忘於生活，無所謂觸碰周遭世界、大咧咧又意融融的人。前者屬於主客對立，後者卻化爲主客統一，實爲兩種微妙而典型的人生態度。如果，這個人是幹部，尤其不妨有趣地留意其人在各個場合被照的相片，看看他身上，帶不帶下意識的官氣，有沒有作秀心理，你會有收穫。

上海也好，香港也罷，許多城市都開通了地鐵。地鐵站進出口，平行地設置着自動扶梯和普通台階。善於思考的人，又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：行色匆匆走下地鐵的你，選擇自動扶梯呢，還是一步步走普通台階？

常發現，大路朝天各走一邊。扶梯上固然擠滿了乘客，因了人多，或趕時間，寧願走台階也大有人在。其實兩種選擇都不乏認同者。我呢，偷懶，每每總愛選前者，哪怕隊伍推進很慢，被擠扁身體，也在所不惜，只爲少抬腿，悠篤篤節省氣力。終於一腳踏上扶梯了，緩緩而下，得意之際，也不免想到，這同樣是人生哲學的一角。

不是麼？一心靠自動的人，多半是浪漫主義性格，高空架構，一蹴而就。而不憚煩走一走冰冷堅硬的普通台階、且並無怨言的，則大抵偏於現實主義氣質，腳踏實地，夫復誰尤。我想到狐狸與刺猬的著名哲理區分，以爲此例庶幾近之。

再譬如，過馬路。有幾個人不曾過馬路呢。我的問題卻在於，過馬路前和過馬路時，你可曾想到過這裡頭也有哲學？

過馬路要走人行道。這是常識。瞧，人行道兩頭安着紅綠指示燈，紅燈停，綠燈行，儼然是無聲的交警指揮。這，一般不會引起我們的質疑，可也有例外的情形——

這條人行道前方，有好幾所學校和工廠。每天早七點，晚五點，學生和職工特多。但道口那盞紅綠燈的轉換頻率，卻永遠是長長、機械的四分鐘，早晚高峰時段和日間空閒時段，一個樣，不分輕重緩急。於是乎，天天都能聽到牢騷甚至罵娘聲，「設計者腦子進了水！」更能看到等不耐煩的行人，不顧來往車輛之險，三三兩兩急急闖紅燈穿馬路。從小摩擦到大事故，時有發生。請問，可以寬恕嗎？

哲學家會以爲不可恕。固然，就像某些人流集中地男女衛生間數量居然相等那般荒唐，一種社會制度可能有考慮不周處，但既是社會，公民仍應以遵循這儘管有缺陷的制度爲行動前提，否則，自由就是消極的、滿足私心的。哲人康德說，「位我上者燦爛星空，道德律令在我心中。」失去內心的道德感，便失去了眞理的準繩。人們一陷入「和尚動得，我動不得」的相對主義泥淖，社會就不幸福了。又譬如，人行道還是這條人行道，紅綠燈還是這個轉換頻率。平時的我一貫都令行禁止。但這天，一個學生突患重病，我揹着她，需要以最快速度穿過馬路送去對面的醫院，遲了會危及生命。偏生道口這盞紅綠燈，久久停頓在紅狀態上，像故意和我爲難。時間就是生命。怎麼辦？我迅速違背平素的守紀姿態，在衆目睽睽下硬闖紅燈穿馬路。試問，可以原諒嗎？

哲學家的回答又是絕對肯定的。因爲，雖然這在表面上仍違背了內心的道德，卻於骨子裡回歸着人類美德的最高標準：「正義」。孰謂正義？它高於平等和自由，是後兩者之所由：闖紅燈去救人，自身也可能有被車撞的危險，義無反顧，可見把她的生命看得高於我的生命；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與她交情一般，大可不出手救她，卻急人之困，可見也並非事不關己高高掛起。正義感，成全我這般過馬路之舉，難道不是哲學也願致以敬意的麼？

別把哲學弄得太玄虛，這人文思想的皇冠其實不飄渺，就在我們每個人身邊。試着把哲學問題還原到鮮活的日常現實生活中來，做個善於觀察、思索的有心人，你會油然領略古人另一句箴言的美麗：道不遠人。

赤柱之春（攝影）李波

幸福的「龍」

汪金友

文化經緯

玉兎承歡家家樂，金龍兆福步步高。龍在我們中國，眞的是太幸運、太幸福了。今年北京地壇龍年廟會的吉祥物，就選定爲「福龍」。年前我去北京的一家年貨市場，發現已經擺滿了成千上萬條「福龍」。大大小小，紅黃藍綠，一個個都活潑可愛，栩栩如生。

在我們華夏兒女的心目中，龍是一種文化，也是一種象徵。龍的足，爲九州列土封疆；龍的心，爲民族寄託希望；龍的魂，爲華夏譜寫篇章；龍的骨，爲中國鑄造脊樑。滔滔黃河、滾滾長江，流淌的是龍的血脈；五湖四海、三山五嶽，翺翔的是龍的翅膀。龍的故鄉，經歷了千年滄桑，依舊巍然屹立；龍的精神，遭遇了萬場風雨，仍然奮發向上。

龍的歷史，在我們中國已經很長。河南安陽小屯村出土的殷墟卜辭中，就有結構完備、寫法多樣的龍字。當時的甲骨文字尚未定型，同一字往往有幾種或多種寫法。而龍字的寫法特多，竟有一百三十多種。雖然形體稍有差異，但所描繪的都是一種頭部碩大、有角有耳、體長有鱗、曲尾無足的動物。可見早在三四千年以前，龍就已經在我們祖先的腦海裡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那麼究竟有沒有人見到過眞正的龍？春秋時代的《左傳》曾有這樣的記載：「秋，龍見於絳郊。」這個「絳」，就是現在的陝西省襄汾縣，當時屬於晉國的國都。據說在襄汾縣郊的泰山溝，至今仍有晉獻公的「觀龍亭」遺跡。當年晉獻公是不是眞的看到了龍，如今已無從考證。《左傳》所載他和蔡墨的對話，也只是說古時曾經有個姓董的商人，非常喜歡龍，並給外來的龍提供充足的飲食。於是很多的龍都到他那裡去，人們便稱他爲「豢龍氏」。至於人世間是不是眞的有龍，晉獻公自己也將信將疑。

另一則來自《史記・封禪記》的故事，則更爲有趣。其中記載：「黃帝採首山銅，鑄鼎於荊山下。鼎既成，有龍垂鬍髯下迎黃帝。黃帝上騎，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，龍乃上去。餘小臣不得上，乃悉持龍髯，龍髯拔，墮黃帝之弓。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，乃抱其弓與龍鬍髯號，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，其弓曰烏號。」作爲炎黃子孫，當然希望黃帝有個好的歸宿。但一條龍，能夠馱着七十多人上天，就像現在的飛機一樣，確實有點神乎其神。

對於龍的形狀。歷來也是衆說紛紜。許愼在《說文解字》中寫道：「龍，鱗蟲之長，能幽能明，能細能巨，能短能長，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潛淵。」王充則在《論衡》中講：「世俗畫龍，馬首蛇尾。」更多的說法，龍的形狀是鹿的角、牛的耳、駝的頭、兎的眼、蛇的頸、蜃的腹、魚的鱗、虎的腳掌、鷹的爪子。而到今天，人們終於取得了一個較爲一致的共識：龍是多種動物的綜合體，是中華民族進入農業社會後創造的一種虛擬動物，也是原始社會形成的一種圖騰崇拜的標誌。

古代寫龍的詩很多，如唐代詩人李嶠的《龍》：「銜燭耀幽都，含章擬鳳雛。西秦飲渭水，東洛薦河圖。帶火移星陸，升雲出鼎湖。希逢聖人步，庭闕正晨趨。」這樣的龍，可謂是無所不能。還有金代完顏亮的《詠龍》，也很有特色：「蛟龍潛匿隱蒼波，且與蝦蟆作混和。等待一朝頭角就，撼搖霹靂震山河。」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，很有中國人的特色。

年年有魚

李盛仙

飲食男女

中國老百姓過年，家家餐桌上少不了一道魚，年年有「魚」，年年有「餘」，圖個吉祥，圖個喜慶。因此，魚便成了新年餐桌上必不可少的「佳餚」。因此，每到過春節，人們喜歡買一尾活蹦亂跳的鯉魚回家烹飪，當作除夕年夜飯的壓桌菜。

中國人講究飲食是舉世聞名的，美食中不乏名貴魚餚，所謂「無魚不成席」。我國八大菜系，哪一家中也都少不了魚菜名饌。如川菜中的「脆皮魚」、魯菜中的「糖醋鯉魚」、粵菜中的「魚頭煲」、蘇菜中的「香脆銀魚」、浙菜中的「西湖醋魚」、湘菜中的「芙蓉鯽魚」、徽菜中的「葡萄魚」、閩菜中的「注油鰻魚」，乃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魚之味，百味之味，吃了魚，百味無味。老祖宗造字，就將「鮮」字歸於「魚」部（部首），而不入「肉」部，儼然將魚當作「鮮」的極品。由此可見，中國人之愛魚，千百年來，早成情結。然而，酒席上放魚也是有講究的。魚頭要對着貴賓或年長者，體現出尊敬老人和尊重貴賓的美德。魚的吃法也講究頗多。在南方的一些地區，魚是整個宴席的最後一道菜，它基本上是端上桌擺擺樣子的，誰也不去吃它。這意味着，這條魚是今年剩下的，應留給明年。民間在舉行婚宴時，也離不開魚。但只能吃魚中間身體的一段肉，魚頭和魚尾應完好地保留下來，因爲這是祝福新婚夫婦白頭到老，「有頭有尾」的意思。過年離不開魚，尤其是年夜飯，因爲魚「餘」同音。年夜飯的「魚菜」，宜全魚忌切塊。如鱖魚，名「富貴有餘」；鰱魚，寓「連年有餘」；家魚，喻「家家有餘」。春節我國各地食魚的風俗，頗有情趣。江南水域多魚。除夕團聚吃年夜飯，是中國人最神往的人間景象。這時，家家戶戶，不分家境好歹，無例外的，桌上總少不了一道菜餚——全魚，大都是一條完整的青魚。當大家舉筷伊始，一家便會虔誠地朗聲道：「來來，大家來吃魚——年年有餘」。那魚的頭尾一般是不吃的，是謂「有餘」也。

魚，在春節民間吉祥畫中更不可缺少。如魚與戟或馨同圖，意指「吉（戟）慶（馨）有餘（魚）」；鰱魚與桔子同圖，意指「連（鰱）年大吉（桔）」；魚與爆竹同圖，意指「吉祥如意」。民間年畫和剪紙中常有娃娃抱魚蓮圖、娃娃騎魚圖、魚串蓮花圖、雙魚爆竹圖等吉祥圖案，也是含有「年年有餘（魚）」的口彩。另有戟馨舉魚小兒嬉戲圖、魚瓶插戟圖等，寓意「吉慶（馨）有餘（魚）」。

過新年，唱大戲

朱秀坤

往事鈎沉

兒時過年，鄉裡總要搭好戲台，請來戲班子唱上幾天，好好地樂呵樂呵，開心地過一把戲癮，也讓耳朵過一回年，讓眼睛過一回年，爲那鏗鏘鑼鼓激越板胡高亢入雲又清新悠揚的優美唱腔醉上一回，爲那螺髻水袖粉面桃腮或銅錘花臉斯文書生的俊美扮相讚上一回，爲那打鬥處刀光劍影靜止時玉樹臨風的古典氣質傻傻地痴上一陣，再爲那忠孝節義才子佳人烈女良將的古老故事流一回淚，鼓一回掌，慨嘆一聲，愣怔一陣……直到戲班子走了，直到心上愛慕的那個名角兒作一回揖，告別之後，還要在夢裡爲那水汪汪的多情的眼眸，爲那瘦高高的優美的身段呆呆地想上一陣子，這才隨着光陰的流逝，漸漸地淡了。可是就有些多情的男女，在某個月黑風高的夜裡，跟着戲班子偷偷地離家出走了，把原本平淡的人生也演成了一齣戲。這樣的事，在鄉村並不稀罕。唱大戲，在我們的童年生活中，乃過年的一項重要內容，哪一年不唱上一兩齣，那還叫過年？家家戶戶都要接姑娘，請女婿，早早地託人帶了口信，將十里八里外的三姑六婆七舅八爺都約了來。招待自是熱情周到，吃罷午飯，便相扶着說說笑笑地看戲去，戲當然是十分精彩，苦難的秦香蓮、負心的陳世美，還有多情的白娘娘仗義的小青青，總能賺得這些粗疏而正直的莊稼人的陣陣叫好，看到動情處就落了淚。這才意猶未盡地從那古老的故事裡回過神來，回去的路上，還在討論着劇情或演員與唱段。

有時才進臘月，便有相熟的草台班子找了來，早早地搭台唱上了，連本大戲，一天一折，一齣大戲能唱上七八天，什麼自由調、小悲調、老拉調、十字調，有板有眼地唱起來，唱得那個苦喲，台上台下，淚飛頓作傾盆雨。有時演員太入戲，眼淚汪汪地嗓子唱啞了還在那兒繼續唱，便有戲迷送上幾隻新鮮雞蛋上台，演員馬上磕了，喝下雞蛋清，嗓門又會嘹亮起來。卸了妝，這些演員大多就宿在百姓家裡，與戲迷們零距離接觸了，開始還有些神秘，甚至小孩子都會偷偷地摸一摸那掛在一邊的鳳冠霞帔蟒袍玉帶，奇怪這東西在戲台上那般光鮮艷麗，此時卻落寞得猶如沉睡在地鋪上的主人，甚至可看出那精美刺繡上的一片片髒污，而那打着鼾聲的角兒，還不就是一個個中年甚或老年滿臉皺紋的尋常人。但只要戲服上身，猩紅的帷幕一拉開，他們立即就會精神百倍地唱念做打，成了戲裡多情善良的公子小姐，成了人們百看不厭的角兒。這戲，也眞是怪了。

記得有一年，戲班子來晚了，大家實在有些等不及，便選了幾個俊眉俏眼的姑娘媳婦青皮後生，濃濃地畫上眉，塗上粉，那粉厚得眼皮一眨，直掉渣渣，不過大家還是叫好，戲服也是從文化站借的，大紅大綠，大俗大艷，反而亮麗搶眼，唱的不是連本戲，全是折子戲，還有京劇、越劇、黃梅戲，大家實在在地過了把戲癮。

許多年過去了，現在的年輕人普遍不愛聽戲，也無法接受戲曲的冗長與拖沓，欣賞不了戲曲的古典神韻。不過在農村，大家還是愛聽戲的。婚嫁壽誕之時，總愛請來戲班子，唱上幾天，祝賀一下。過年過節了，便有在外掙了大錢的老闆出面，邀來戲班子，唱上十天半個月的連本戲，讓如今有些冷清的鄉村熱鬧一番。獨樂樂，與民同樂，孰樂？這道理他們是懂得的，也有揚名的意思。